

韧性
与任性

三希堂

韧性与任性,读音相同,于人生却成截然相反的航向标:一个是渡逆的船桨,凭情绪稳定掌稳方向;一个是撞礁的蛮劲,被情绪失控挟挟偏离航道。

求学路上最见分晓。某人虽三次考研失利,但情绪如平稳溪流,未被挫败搅乱——这份稳定正是心理韧性的底色,让他专注知识点的补漏,终捧录取通知书。可也有“脑瓜灵”者,上课嗜睡、作业抄袭,遇别人劝诫,便反驳“我自己的事不用你管”。这般任性是情绪失控的外显,如此被情绪牵着走,终难换来想要的未来。

职场里的差距更刺眼。新人小李跟进项目算错数据,先稳情绪找问题,再熬夜核对,请教前辈,理清每个环节。心理韧性让他将“失败”化成“经验”,半年后已成部门骨干。反观另一位同事,工作失误后的第一反应却是情绪失控,怨领导要求高、怪同事不配合,甚至动辄摆出“大不了辞职”的姿态——任性的情绪如脱缰之马,令自己的职场路越走越窄,几次换岗,依旧“原地打转”。

说到底,韧性是“定海神针”,核心是“稳得住”的情绪定力:知困境暂存,故不慌不躁,肯反思坚持;而任性是“小炮仗”,情绪一触即炸,只图一时痛快,最终难免伤了自己,拖累他人。人生不会一帆风顺,光靠任性赢不了困难,再聪明的想法,被情绪打乱也成不了事;反之,再平凡的起步,若有情绪稳定托底,则能逐步靠近目标。

真正的韧性并非忍气吞声,而是认清现实之难后,仍能稳住情绪,挺直腰杆前行的勇气。伴随情绪稳定的韧性,才是对抗岁月起伏、做成事的最好底气。正如墙角小草,不管被风吹倒多少次,都能最终染绿整片墙角。



老树画画

梦江南

老树

梦里身在江南,日子还挺清闲。小雨细细落着,梅花开在窗前。

东汉章帝建初年间,鲁恭在河南中牟任县令。他亲民近人,不要官威,善用道德风尚感化人、教育人,使得官民同心,社会秩序良好,政绩在整个州中位列第一。

建初七年(82),河南各地爆发蝗灾,蝗虫竟然不入中牟县境。河南尹袁安于是派官员肥亲前往中牟探个究竟。肥亲到达中牟后,在鲁恭的陪同下直奔田间。行走田埂间,庄稼长势喜人,未见蝗虫

踪迹。他们席地而坐,在一株桑树下歇息。突然,从远处走来一只野鸡,旁若无人地在他们旁边停下,一点儿都不害怕。一个孩童走过来,与野鸡近在咫尺。肥亲问他:“小朋友,你为何不

抓住它?”孩童仰起脸,天真地说:“这只野鸡刚孵了鸡雏,还要给宝宝喂食呢,不能抓。”

孩童的话让肥亲深受触动,立即起身向鲁恭告辞。他对鲁恭说:“此番前来,看到了三个奇异的事情。蝗虫不侵犯中牟境,此乃之一;境内野鸡鸟兽都受到保护,这是之二;连孩童都满怀仁爱之心,这是之三。我若久留此地,只会添乱,打扰贤者。我这就速速返回,将这

里的情况如实上报。”听了肥亲的回报,袁安信服了鲁恭以德治县取得的显著成效,大加赞扬鲁恭以德为政的智慧和能力,深有感触地说:“不是蝗虫不入境,而是治理有方啊!”

蝗不入中牟

赵盛基

上。在他们看来,白桦是母亲,是恋人,是家园的象征,是承载了全部苦难与希望的圣树。

而我们眼前的这片白桦林呢?它似乎没有那样沉重的负担。它只是自在地长着,在这片属于它的山野里,春来自绿,秋至则黄,自在荣枯,与世无争。它的美,少了几分悲壮,却多了几分超然。这倒更合东方人的精神性格。仿佛一位遗世的仙人,不与群芳争艳,只在深山静候四季,他存在的本身,便是一种圆满。我靠着一株格外挺拔的白桦,将手掌贴在那微凉而光滑的树皮上,仿佛能感到,在它那银白色的、看似沉静的外表下,有一股奔流不息的生命力,正沿着那笔直的躯干,从深植于大地的根,汩汩地涌向那最高处的金叶。这力量是沉默的,却也是庄严的,不容置喙的。不知不觉间,太阳已开始西斜。这半日的盘桓,像是一次奢侈的沐浴,将灵魂里的尘埃涤荡去了不少。我转身循着来路往回走,那一片醉人的金色,又渐渐在身后合拢了。当我终于踏出桦树林的边界,重新回到那条灰白的土路上时,耳边“轰”的一声,车马的喧嚣,人语的嘈杂,以及那属于尘世的、各种纷乱的声音,如同潮水一般,立刻将我吞没了。

会小心避开一块块大石,他知道石都光滑异常,并不稳当。细水经年长流,为那些石头包裹了一层滑亮的物质,如唐三彩上的釉。

与硬碰硬的磨合,得到一层厚厚的茧不同,得釉的过程更加苛刻而艰难。忍无可忍,终于脱胎换骨,华彩夺目。陶与瓷,总是经住火炼,才得一身釉。釉不必厚,只薄薄一层,釉色也不拘,却都是点睛之笔,一旦炼就,便不轻易褪去。

最美丽且悲壮的釉化过程,是一粒石子变成一颗蚌珠。

位诗人赵正万也有同题诗作:“白桔梗花灿玉英,人言服此可长生。”其实,紫花桔梗和白色桔梗的药用功效并没有区别。

现在,花卉市场上常见一种“洋桔梗”,它的花朵有粉红、深紫、浅黄等缤纷的颜色,重瓣的品种还有点像玫瑰,很受人们欢迎。不过,这种洋桔梗并不是人工培育后变漂亮的桔梗,它是龙胆科植物,原产于北美洲,别名“草原龙胆”。野生的洋桔梗花朵也是五瓣,呈蓝紫色,和桔梗花有一定相似之处,因此得名。经过园艺界不断选育,用于观赏的洋桔梗不仅花形更为硕大丰满,还有了一花双色的品种,风头盖过了真正的桔梗花。

星期文库

秋花芬芳之四

飘到我的肩上,停了一歇又滑了下去。我俯身拾起它,托在掌心。它轻得像一个没有重量的梦,叶脉纤毫毕现,如同生命的掌纹,边缘已微微卷起,透着一种完成使命后的安详与疲倦。我想,它的生命,大约是从春天一点稚嫩的鹅黄开始,历经了夏日饱满而狂放的绿,终于在秋日,凝结成这最后一刻金子般的辉煌。这哪里是死亡?这分明是一场盛大而静美的告别。

在这无边的静谧里,人

白桦林

刘金祥

的疤结,仿若一只只“眼睛”。这些“眼睛”不同于人的眸子,含着喜怒哀乐;它们是树的,是自然的眼,是千百年来时间的眼。它们就那样静默地瞧着你,瞧着一个闯入它们静谧国度的过客。你从这棵走到那棵,那一只只“眼睛”便也跟着你,从这边看到那边。你被它们看着,隔在了另外一个世界。桦树林里的光线是迥异于外界的。此时太阳还在天上高悬,阳光却被这万千金叶细密地筛了一遍,再落下来时,便成了温润的物事。光已不再是光,倒像是稀薄的、金黄的蜜糖,从高处静静灌注下来,沿着银白的树干流淌,涂抹在沙沙作响的落叶上。空气尽管是凉的,但这光影却是温暖的,人在其中行走,仿佛被一袭清冽与温柔交织的绸缎所包裹。

桦树林中的风是有的,但吹得极为和煦与轻缓,仿佛也怕惊醒了这林子的好梦。风一来,头顶上的光景便全然不同了。那一片灿灿的金,不再是静止的壁画,而成了流动的交响。叶片与叶片摩挲着,发出一种细雨似的、簌簌的私语。随即,便有那性急的叶子,三片五片,十片八片,从高高的枝头辞别,打着旋儿,悠悠地荡下来。它们落得那样从容,那样有意绪,全不像凋零,倒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、静默的舞蹈。一片叶子

便容易胡思乱想起来。白桦这种树木,生得这般秀逸,这般挺直,实在是极富诗意的。我们东方的诗画里,松柏是常见的,喻其坚贞;翠竹也是常见的,喻其虚心;而白桦,似乎总是带着些北地的、异域的风情。忽然便记起俄国诗人叶赛宁的诗句来,他真是将白桦写尽了。他笔下那立在雪野里的白桦“白色的身体缠着绒毛般的白雪”,如同“银色的火焰”,是何等的神来之笔!那是对他所处的大地最深沉的爱恋,那银白的火焰,烧在莽莽的雪原

了我们怎样看待自己的茧。前者,茧生在身体里,后者,茧长在身体外。内里的茧,将成心中的秘密。外在的茧,将是身体的秘密。

茧,是拒绝,也是隔绝。茧化带来的迟钝与麻木,近似一种避免机制,为了避免结束,而避免开始,为了避免伤痛,而避免快乐。这种迟钝与麻木时时发挥作用,不知不觉,尽管,这不是谁的主观。

于髡在一天内为齐宣王推荐了七位贤人,齐宣王对他的推荐质量提出疑问,淳于髡使用桔梗举例,证明只要找到对环境,就可以选拔大量人才:“今求柴胡、桔梗于沮泽,则累世不得一焉,及之罍黍、梁父之阴,则剡车而载耳。”意思是如果在沼泽找柴胡、桔梗,多少年也找不到,如果在山坡上找,很轻易就能装满一车。苏轼在诗中写:“鸡壅桔梗一称帝,董也虽尊等臣仆”,赞美桔梗虽平凡,却药效显著。桔梗根里含有皂苷等苦味成分,直接吃并不好吃,我国东北地区通常将它腌制成咸菜。桔梗的嫩叶也能充当野菜食用,因为叶片正面色泽较暗、背部较亮,令人联想起韬光养晦,故得别名“隐忍”。

茧化与釉化

舒州

磨合的难易,与远近无关。异族他国,千里万里,不同文化不同制度,与之水乳交融总是难的。五里不同风,十里不同俗,摸爬滚打在离故乡不算太远的陌生之地,也不见得就容易多少。

熟悉之外,皆需磨合。鞋磨不磨脚,要看穿了多久。一见如故,好像比一见钟情温暖可靠一些。因为故已是磨合的产物,而钟情只是心动,漫长的磨合尚未开始。

磨合,即与人与物接壤,共同经历很多时间。时间自然不空过,事情要桩桩件件

满山桔梗傲秋风

瑶华

常见的水果橘子,有时被简称为“桔子”,这使人看到桔梗科植物“桔梗”的名字时,不免猜测它会不会是橘子的亲戚。实际上,桔梗不仅和橘子没有亲缘关系,“桔”字和“橘”的读音也不一样。桔(jié)通“结”,有“直木”的含义,“梗”指“梗直”,用来形容它结实、少分枝的直立茎,可以长到近1米高。桔梗古时的别名“梗草”“吉祥杆”,可能也来自这一外形特征。

桔梗是一种药食两用的植物,它的根有止咳、祛痰、宣肺等功效,早在战国时期便成为人们熟悉的药材。《战国策》记载,以口才著名的淳